

# 保加利亚简史

---

〔英〕斯坦利·乔治·埃文斯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K  
12  
12

保加利亚简史

# 保加利亚简史

[英]斯坦利·乔治·埃文斯著

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翻译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  
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A SHORT HISTORY OF BULGARIA

by

STANLEY G. EVANS

LAWRENCE & WISHART LTD.

LONDON 1960

(根据英国伦敦劳伦斯与威沙特出版公司 1960 年版 译出)

## 内部读物

### 保加利亚简史

〔英〕斯坦利·乔治·埃文斯著  
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翻译组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14—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13 · 插页 4 · 字数 177,000  
1979 年 12 月第 1 版 197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统一书号：11093·29 定价：1.50 元

##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斯坦利·乔治·埃文斯牧师是文学硕士，对东欧历史有一定的研究，著有《东欧的教会与国家》、《苏联的教会》、《什切青——的里雅斯特以东》等书。《保加利亚简史》是他的重要著作之一。中译本根据英国伦敦出版的1960年版本译出。

作者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曾参考了西方和保加利亚的大量有关书刊报章、文件、档案材料，初稿写成后又逐章征询了保加利亚科学院的历史学者的意见。全书引用的史料较为丰富，从古代色雷斯人和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的活动开始，详细地叙述了第一、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的兴亡，民族复兴运动的发展和保加利亚人在土耳其统治下的沉重苦难，以及1946年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政治经济状况，还介绍了著名政治活动家季米特洛夫等人物的事迹。本书在叙述保加利亚历史的同时，并能注意介绍其时代背景，特

别是对某些重大问题，如关于保加利亚的民族起源，东方问题的始末，奥斯曼帝国的兴衰等，都作了探讨和评述；对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政策也有所揭露。但是，基于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及其宗教信仰，书中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比较明显，例如，错误地估计富裕农民在农民运动中的作用，较多地宣扬宗教的影响等；此外，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有失公允。凡此种种，希望读者注意批判。

我们在 1974 年曾翻译出版了保加利亚历史学家科谢夫等人所著的《保加利亚简史》(1963 年索非亚版)，本书是为了与该版本起到互相对照和补充的作用，并借以了解西方对保加利亚历史的研究状况。

原书所附地图八幅和索引，全部照译。凡文中发现的专名和数字方面的错误，已尽可能予以改正或加注说明。所附参考书目因篇幅过多，内容繁杂，故连同插图十二页删略未译。

1978 年 7 月

##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背景 .....	( 1 )
第二章	第一王国与第二王国 (公元 679—1396 年) .....	( 43 )
第三章	在土耳其桎梏下 .....	( 123 )
第四章	新生与解放 .....	( 156 )
第五章	解放后 .....	( 238 )
第六章	人民共和国 .....	( 349 )
索 引	.....	( 403 )

## 本 书 地 图

1. 保加尔 —— 斯拉夫国家的建立 (公元 681 年 前后的欧洲) .....	( 37 )
2. 第一保加利亚王国 .....	( 74 )
3. 第二保加利亚王国 .....	( 106 )
4. 版图扩张达于极点的奥斯曼帝国 .....	( 146 )
5. 奥斯曼帝国的解体 .....	( 190 )
6. 圣斯特法诺条约规定的保加利亚 .....	( 229 )
7. 柏林会议及与东鲁米亚合并后的保加利亚 .....	( 249 )
8. 巴尔干战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保加利亚 .....	( 293 )

# 第一章 历史背景

9

在亚得里亚海、爱琴海和黑海之间，有一片引人入胜的土地，称为巴尔干半岛。这里，山峦起伏，河流纵横，海域辽阔，不仅资源丰富，而且天堑险隘甚多，也是欧亚之间陆上天然交通线必经之地。这一地区，自远古以来就是一个文明中心。因此，境内横贯着大半条巴尔干山脉的保加利亚，历史非常悠久，可追溯到现代考古学家和史前史学家所已探明的远古时期。对一个国家的历史的发掘本身，即构成其历史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过去不感兴趣，那是一种可悲的缺乏民族意识的表现。这种说法虽然近乎老生常谈，人们却往往忽略了以下事实：各国进行历史研究的实际状况差别极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近代史。

就保加利亚来说，为重新发掘本国历史所作的斗争，无疑是它从土耳其统治下争取解放的斗

争的一个重要部份。对保加利亚历史的研究，是从保加利亚复兴时期开始的，这一时期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斗争实际上的序幕，本书将在下面加以论述。但是，历史是一回事，人们有时称为史前史的，却是另一回事：前者以书籍、羊皮纸文件以及古币、建筑物等其他资料为依据，而后者却只能靠考古学家的铁铲劳动予以重现，因而更加难以确立，并要求有一定的条件以便使探索卓有成效。所以我们在研究保加利亚的历史时，就不必对以下的事实感到愕然：只是近四十年来，通过系统的发掘，保加利亚最早期的历史的基本轮廓才开始呈现。

保加利亚近代的考古工作，自 1878 年它从土耳其统治下获得解放后，就立即开始，这一工作本身就显示出新保加利亚对重现自己历史的热望。最早的考古专家康斯坦丁·伊列谢克，两位斯科皮尔和 V·多勃罗夫斯基等人，都来自其他一些斯拉夫国家。他们对整块整块地区进行了考察<sup>10</sup>，发现了许多遗物。正是由于他们的发现和倡议，索非亚国家考古博物馆才建立起来。二十世纪头十年中，在普利斯卡、尼科波尔和格拉瓦帕

内加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大学里设立了一个考古与古代历史系；首批保加利亚专家也涌现了。截至 1910 年，保加利亚在这方面的权威学者加夫里耳·卡察罗夫已发表了专题论文五十四篇，以及各种通讯和文章七十篇。尽管如此，索非亚国家博物馆在 1911 年以前却始终没有设立“史前馆”，为此搜集的许多文物堆放在地下室，极其珍贵的石碑露置于庭院，受到侵蚀剥落，致使其中四十块碑文湮失。考古研究人员经常由于缺乏资金，无法开展工作。博物馆不得不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发掘工作“由于缺乏资金而仅具探索性质”。这项工作直到今天才在现政府领导下真正开展起来。这就意味着，尽管历史的梗概似乎已经相当清楚，其中许多细节却很可能由于种种新的发现而不得不加以订正。历史要通过一系列发掘才能大大地充实起来，而这种发掘，则是从 1946 年对新扎果腊县卡腊诺沃村的一个小丘进行研究时开始的。小丘面积近三千平方英尺，高达四十英尺，上下共五层，在各文化层发现的文物，分别属于公元前 3000—1750 年间的不同文化期。

近代考古工作表明，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国家

的历史，正如它是在人们制造工具所用不同材料基础上形成的相互衔接的古代文化的历史那样，也是不同社会形态的发展史：它从原始社会早期阶段（公元前 40000—12000 年）开始，经过母系氏族社会（公元前 7000—3000 年），到青铜时代的父系氏族社会（公元前 1900—900 年），又继之以斯拉夫社会。它又是民族更迭的历史：先是公元前八至七世纪期间居住在多瑙河两岸和特兰西瓦尼亞一带直抵亚得里亚海之滨的色雷斯人，继而是公元前七至六世纪时来到色雷斯边境一带的希腊移民，接着是终于取得这一地区统治权的罗马人，最后则是保加利亚人。

本书所述，实际上只限于上述的最后一个民族，也就是说，只涉及巴尔干半岛上的保加利亚那一部分；论述的时期，为保加利亚形成的当时及其以后。然而，我们也不能全然不顾以下事实，即上述的所有较早时期，对于后来成为保加利亚的这一民族的形成都起到了作用。

<sup>11</sup> 保加利亚有人类居住的最早痕迹，可追溯到最后一次冰期。当时，北欧以及阿尔卑斯山脉和高加索山脉的山坡上，都覆盖着大冰块和冰河。

约在十万年前，小群的猎象人开始在巴尔干山脉的岩洞中栖身，并在那里留下了用燧石片制成的粗陋的小刀和刮削器，以及他们所猎获的古象、驯鹿和其他已绝迹动物或北极动物的遗骸。他们的工具属于所谓的穆斯特型，与在法国穆斯特的一个洞穴里以及在欧洲和邻近的亚洲地区的许多其他洞穴里所发现的工具相似。

这种工具，总是与尼安德特人的遗骸在一起。尼安德特人是人类演变中的一个人种，就其躯体而言还不完全是人类。保加利亚的猎人很可能就属于这一人种，虽然至今在这个国家还没有发现完整的骨骼。

后来，在冰河时代后期，又有一群群猎取古象和驯鹿的猎人栖身于岩洞之中。这些人比穆斯特人装备优越，在躯体上很可能与现代人相似。他们已学会更省事地加工燧石，并已会用骨、角和象牙制造武器与用具。虽然尚未发明弓箭，他们却有了类似投枪一类的投掷武器。由于持有这种武器，狩猎效率必然大为提高，而此时的狩猎也可能已与捕鱼相结合。在西欧、中欧、克里米亚和巴勒斯坦的许多洞穴里，也已发现极其类似

的工具，代表了考古学家们所称的奥瑞纳文化。

约在一万五千年前，随着冰河时代的结束，古象绝种了，驯鹿和草原动物则向北转移。在巴尔干半岛，一如欧洲的其余温带地区，昔日的平原、草原和冻土地带，此时遍生落叶林。现在尚无证据证明，奥瑞纳人的后裔，或冰河时代的其他渔猎部落，存留到这个地质学家所称的全新世时期。在保加利亚的洞穴里，还没有发现足以证明他们在北欧和西欧存留到这一时期的所谓中石器时代文化的遗迹。但是，我们却有理由期望，这种遗迹总有一天会在多瑙河下游或色雷斯沿海一带发现。由于不断发掘出一些小村庄的遗址，证明那里的农民除狩猎、捕鱼和采集外，还同时饲养牛、绵羊、山羊和猪，并种植谷物，现有的考古记载总是在更新。

一般说来，这些所谓新石器时代的农民所种植的小麦和大麦，应属亚洲品种，是随着至少发生过一次的亚洲种植者的渗入而传到欧洲来的。但是，保加利亚最早的村庄所种植的小麦，却是一种略为不同的品种，称为独粒小麦（拉丁语：*Triticum Monococcum*），这一品种的野生祖先

在巴尔干半岛南部也可生长。

最初在保加利亚土地上进行耕种的农民，从他们所特有的陶器和其他用具判断，属于创造了斯塔切沃文化的一个由结盟部落组成的群体，他们迅速散布到整个巴尔干半岛，从达达尼尔海峡和爱琴海沿岸开始，跨过多瑙河，直至普鲁特河上游，以及流经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的穆列什河。他们还不是定居的农民，主要仍以狩猎、捕鱼和饲养牲畜为生，在耕种方面甚至可能仍然是采取一种浪费地力的经营方法，就象如今还能在阿萨姆<sup>①</sup>的山区部落中见到的那样，经常需要开垦处女地。

由于这种耕种方式所引起的经常的小规模迁移，斯塔切沃农民们在几个地域群体之间保持着频繁的交往，并在他们最终居住的大片土地上，保持了由同一类型的物质文化所表示的非常一致的传统。但是，后来由于出现或引入了更好的耕作方法，农民们才得以比较持久地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

<sup>①</sup> 阿萨姆(Assam)，印度东部的一个邦。——译者

在保加利亚，也象在巴尔干其他地区以及多瑙河下游一样，这些农民建立了永久性的村庄，他们一代代地继续居住在同一地点，并不时地加以改建，致使其遗址最终成为土丘，有时竟高达三十英尺。在这种情况下，这几个地域群体，由于大部分还是处于自给状态——即能利用当地资源为他们自己提供食物及制造主要工具所需的一切材料，便趋于发展其不同传统；他们所使用材料和设备的种种变化不定的差别，就是这一趋势的表现。用考古学术语来说，斯塔切沃文化的一致性破坏了，代之而兴起的则是更带有区域性的为数惊人的多种文化。

这些文化的多样性，可能是由于本地区内居民的迁徙及外来移民的迁入而加剧的；一些新的谷物，如二粒小麦和硬粒小麦，可能即由外来移民传入。色雷斯东部沿海一带，如马其顿，似乎在公元前 2500 年以前即已有来自小亚细亚西北部的成批移民。他们当时已知道使用金属，不仅会使用铜，而且会使用铜与锡的合金，即青铜。

<sup>13</sup> 但这些亚洲移民到达欧洲之后，没有组织好这些金属的经常供应，因而不得不继续使用石制和骨

制用具。

与此同时，可能还有一些类似的移民，虽未跨越巴尔干山脉，却散布到马里查河和登萨河流域。然而，在巴尔干山脉以北沿多瑙河下游一带，斯塔切沃农民的后裔，可能与从冰河时代存留下来的渔猎部落有过不同程度的混杂，却开始创造出一系列具有极大特色的文化。这种文化在罗马尼亚境内沿多瑙河一带最负盛名，并根据那里的一一个地名被命名为博伊安文化。博伊安农民居住在永久性村庄里，这种村庄由坚固的长方形单间房屋组成，房屋的四壁是用粗柱支撑的泥巴墙。他们用粘土砌成圆顶炉灶，烘烤食物，与今日在任何巴尔干村庄中都可见到的炉灶十分相似。他们虽然只有石斧，却是技艺精巧的木工，能够制作和装饰雅致的木制器皿，但今日可见的仅为粘土仿制品。有些器皿则遍饰以用螺纹和回纹组成的精细的重复图案。这种图案是欧洲东起第聂伯河，西至来因河，北自哈次山脉，南达巴尔干山脉的整个黄土高原地带的独特装饰型式，可溯源至冰河时代乌克兰梅津地方的猎象人，他们曾以同样型式装饰象牙手镯。后来，由于传统的不

断变异，也或许是由于本地区内人口的流动，以及与本地区以外若干部落的接触，博伊安文化也接着分化为一些地域性文化。用考古学术语来说，博伊安文化为多瑙河下游的古梅尔尼塔文化和萨尔库塔文化所取代，二者均越过巴尔干山脉，传入色雷斯东南部，直至马里查河和斯特鲁马河。

在这两个地区，此时人们已经知道金属中至少有铜和金，铜除了用作饰物外，甚至偶而还用于制造工具。保加利亚有铜矿，因而无需进口这种金属，但是，当时却极少加以使用，从未以此代替石料和骨料制造工具。在分配供应品方面还没有建立起正常制度，更不用说进口锡料来制造铜锡合金了。这些村庄，总的来说，仍然处于自给状态。虽然尚未组织正常贸易来打破这种自给状态，但是保加利亚境内村与村之间的交换，甚至越过国境的交换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是间歇性的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早在农民们最初移入时就有了贸易，因为甚至在内地的斯塔切沃居民点，<sup>14</sup>也已经发现了来自地中海的贝壳。

除贝壳外，我们还发现当时已进口燧石及其

他制造武器用的高级材料，而国内则用铜仿制亚洲型式或爱琴海区域型式的饰物。随着这种“贸易”的扩大，也出现了明显的战争迹象，其中最显著、最可靠的是柄上凿了孔的石制的所谓战斧。另一方面，却没有发现燧石箭簇，难以证实当时已使用弓箭。至少猎人们在狩猎时还是靠投石器，一如斯塔切沃时期他们的祖先。

也没有发现存在酋长的确实证据，更谈不上有社会已分化为阶级的迹象。当时的社会肯定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且很可能这种血缘关系是属于母系的，即母系组织，有时称为“母系氏族制”。这一假设，可以从大多数亚洲和欧洲的早期农业社会，包括保加利亚的斯塔切沃人所存留下来的很多粘土烧制的膜拜物得到佐证。这是些用粘土塑造并烧制的女性小偶像，据推测是代表丰收的形象，也许就是象征大地本身的母亲女神。

在古梅尔尼塔和萨尔库塔的部落中，这种小偶像塑得极多，不过总是因袭旧的模式。在当时的所有蛮族中，也正是用这种小偶像来代表人形。此时小偶像的造型已相当完美，饰有华美的螺纹或其他图案，可能是代表皮肤上刺的花纹或